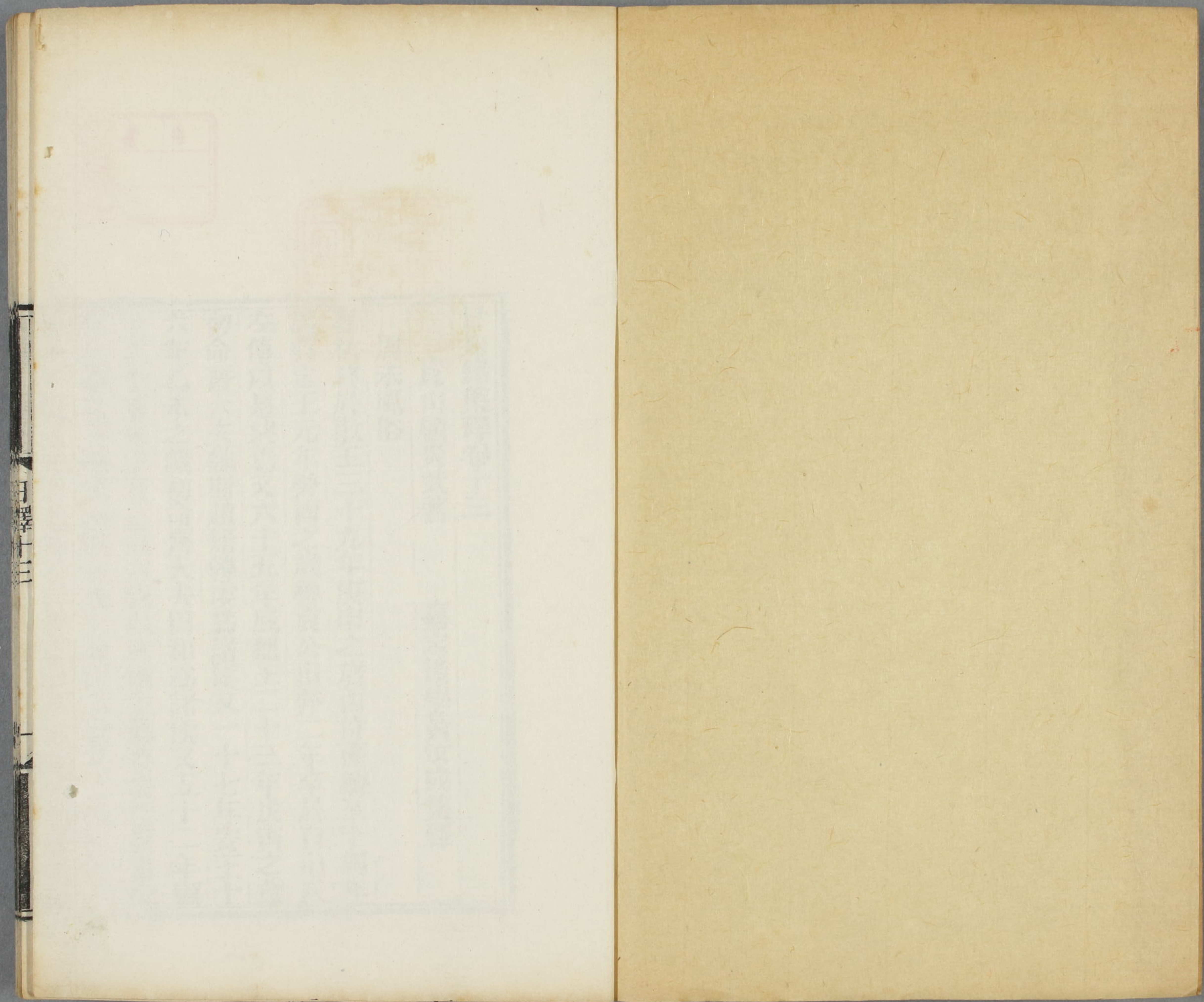


端葉山房叢鈔

4 曾 4
595
8

八





門才 4
號
卷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
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
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
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
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
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二十三
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

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二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許之偽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

以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殺原注正義曰殺壯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殺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

得母原注邵氏曰母云者母之也威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蘭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

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郎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汝成案先生言政事急于綜核名實稱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楊氏曰時有崔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

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
 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
 子心力之為原注左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
 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跡弛之
 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
 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
 皆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
 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
 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
 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
 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

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

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閻氏曰按晉世

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元為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狂

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

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

魏文非魏武也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

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

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為世法貴

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

之世雖人才之凋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

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

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
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伯嗜術文而未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為立
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
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嗜之為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
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
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
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
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
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

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
始宋書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
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元
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
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
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
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
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平學者是以講明六藝原注
元王原注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原注何原注為開晉
之始原注千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檢行身
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以至國亡於

上教淪於下羗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錢氏曰王安石之新陸沈其禍與晉等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

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偏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袁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楊編修曰六朝風氣論者以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務南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祖尚元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尤未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

皆不敢妄參平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于清流而
朝議之所不及鄉評卷議猶足倚以為輕重故雖居偏安
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
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寔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
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細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
簿蔑視前人于是嚮販宗曾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
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為可歎也門地不復尚
而名德後人降為卑隸業儲市僧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
轢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庇及嗣息良可痛
也婚姻不復慎而伉儷失倫淫涇莫辨較量貴財之重輕
則譴刑之族或不如袍布質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勢則
子南之左有超乘必不如子督之出入布幣尤可恥也流
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遜有寡廉鮮恥之輩望
塵下拜于閭豎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覩
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
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
容而出人化權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為砥節奉公甘嗜
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于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
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委靡迥狂瀾于既倒
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
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
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
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
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
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
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雅
李侍郎一人蓋據二帝蒙
磨之初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
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
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

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溪阻異已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姦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人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願王安石得官謂其鑽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王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歷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
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
橫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
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
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
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

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

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謂選舉到可試用人並合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人差遣時刑尚書忽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為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循以為太遽因請入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與乃特詔冊忽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

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為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與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暮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為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

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
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信用者不惟變士習羸民生
而已亦不饗其利原注蘇軾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
上中下三舍而人閒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
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
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
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
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
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
之託於无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
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
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
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
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
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護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
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
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
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

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

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爾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

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俗移人唯在上者力挽之吾嘗覽北齊書有禁浮華一詔
日頃者風俗流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喪
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資以營口富又奴僕帶金玉姬
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為奇復以過前為麗上下貴賤無復
等差今運屬維新思竭往弊反樸還醇納民軌物可量事
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倘施之于今殊覺曲盡曉切若
讀書有用為救時之賢當期申流一柱陸清獻曰風俗承
明季之衰其澆後之習已非一日愚以為欲反今日之俗
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
敢謂三代之法可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不可得
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致厭縱其耳目
者有上之法制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

今民間冠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水嘗有定
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
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為
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倫仲可與貧
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得踰越庶幾倫仲可與
朴素者如其知禮義之可重也民之所得踰越庶幾倫仲可與
素必不如其知禮義之可重也民之所得踰越庶幾倫仲可與
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
任者亦以行誼自重則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
不如此則行誼自重則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
侈乎宜選方重則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
做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
而無慕乎澆侈其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
以其賞罰行焉其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
朝廷之賞罰亦其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
行焉吏被文繡富賈為雕飾而奢儉淳澆之際未嘗有
畏僕侵家長而有不問其厚薄素不隨時好者則
徒為笑司以鄉里訪境內所舉其尤者賞罰之而
宜勅有司以時訪境內所舉其尤者賞罰之而
之淳疵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之知勸而
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尊民之具而風俗化原于上也
舉行之而皇所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也

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內外有不丟奢從儉返樸還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日簿書期會錢穀兵師多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上蓋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蕩滌

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

原注齊梁

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准之目

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

亂作耳然鄉論之汗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繇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合為他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温嶠為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

品猶不過也每篇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
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時坐廢不豫榮伍
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
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
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
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
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
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
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

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
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
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
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
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
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保蟲三百人最
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
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

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次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
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
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
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
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
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
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
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
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
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
積滂之俗矣

楊氏曰三代以下唯
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
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
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
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
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
愚卽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
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
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白七國之季雖雜縱橫
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
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
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詔改為制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歛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微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

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程編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思則謂儒林一派問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為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偽耳光武明章遠承未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渚哲之君柄臣極人迥麗用事清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真少而偽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含麥菽而取糠粃及其積之既久真行若而風俗成雖復柳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于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為西漢之所釀而成明士氣之盛為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
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
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已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
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
矣豈待菑川再造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宏優孟陳言始錄
負薪之允原注公孫放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并翁歸涿郡之
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
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

而饗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楊氏且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
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原注應劭
日禮貴有常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
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
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
沖素儒隱之操溪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諡曰貞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
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原注存者賜之以先生之
號沒者則加之以諡如楊
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
元靖先生是也 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
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陞宣為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
田數頃依以為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
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為塵土矣國朝
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
故竊以為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
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
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
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
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
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問氏曰今人
動稱廉恥其
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
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若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
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吾觀三代以
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偽吾觀三代以
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

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
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
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
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
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
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闕
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
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
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

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入有恥在大足以戰
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
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
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免置之武夫皆本於
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鏹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
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廢使金如粟不以人
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夷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
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
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
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泌為武靈節度使先是
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
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泌貪而無謀先厚遺之
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
為患由泌之贖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
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原注見
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葛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
興宗傳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
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王宏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
當判耳原注殷景
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
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
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
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
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編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
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
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
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
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
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
此由江敦謝瀛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
榻坐定敦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
張僧允候侃侃竟不前之日我牀非關人所坐自萬曆季
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筋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
文言一人
為東林諸
公大玷詩字頌於輿早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
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縉之歇後薛昭緯之
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嚴廊用為輔弼至
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
所芘矣及平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
雅蕩播遷之餘而思
耆俊原注文
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
之上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
桑中張說論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
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
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件
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千禽獸乎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人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疾與亂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

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易氏曰顯達之燒塵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人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梁氏曰楊雄作太元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妄矣依倣體例莫合詞意與王莽之學大詰金滕何異東坡譏其以艱深文淺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必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元謂元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為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其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眾而且力為湔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大元疾莽而作或辨其無美新之事馮元成以美新為劉棻作汪琬跋雄傳引楊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雄不仕莽而于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谷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

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嘗云漢分十三州刺史葬并城方人流州為十二雄作州歲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為莽大夫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為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合歸車徒甚盛人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謹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
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滅僕從然後人
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
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
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歷末元載伏誅拜楊
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御史中丞崔寬劾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
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襪纒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
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
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
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
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
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
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

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溫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欵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
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
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
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
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
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
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

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閻氏曰史稱呂

物為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以引余所尤異者源洛關陝
諸賢皆為所薦周茂叔傳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
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為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其疏其行義
詔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
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戡亦薦為
堯夫雖未破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遊為市園
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者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
若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
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
貞當國舉公在言路舉朝嚴舉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
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
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願念人就無私必
善公若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聞者歎服又曰韓魏公
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為言帝曰吾
遣二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
信而信二使者乎至哉斯言直可以為人主之龜鑑矣余
因思當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斬史志聽當英宗之時韓
魏公則能竄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為專宰相亦不以為嫌
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

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關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

杜蒨蒙元和之名相而以官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唐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賊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賊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隆遺方謫官蠻徼者而慮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不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

寶二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

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

受贓者不原吏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

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

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

死皆貸命杖脊監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合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

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原注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賊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

小刑名反有疑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賊吏謫合成邊宣德中改爲運甓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旣委其太阿之柄而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厯任告救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贖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

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赦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欵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者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憫已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

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赦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靖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國氏桓卽位于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卽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埋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原注亡無

同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猛勇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原注師古曰動

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合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

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當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徽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原注

之象周鼎檣杪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紆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八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宏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况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

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

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

削爵遷配驩州原注虔通歸國授驩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庚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字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詳楊昉為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蒙下

所司理之防判曰父弑隋主子誦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揚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家嫡寧惟掘壘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蹕之釁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放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况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合任京官及侍衛原注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宋末清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成之畫是時壽成

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峻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成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

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績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李文貞曰天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衰激極存乎其人吾所聞鄉邦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徵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歛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微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此霍氏之所

以亡也奴從審答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

日之官評其先攻之僮約乎樂氏曰規有家者之興廢當論其德如醇謹勤儉者必興澆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輿而極與廢相倚短布單衣藿門蓬戶糟糠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極與興相伏但居室有軌範教子能成立不必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期又日閑家之道必以正身為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見士大夫勢處可為不自檢括惟口事聲色貨利以鳴得志於是門客借籌舍人登壘漁利及于市廳舞文行乎鄉曲珍玩充盈倡樂呼擁夜飲朝眠縱恣萬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故

家喬水一旦埽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遺正自無
涯而蕭相國曰合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
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劔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
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元宗造霓
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即以教
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
敗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
士大夫閒情有寄著于簡編禁網所弛不以爲罪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
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郵妓漁色喜奸並干三尺嚴
條決杖不能援贖雖吞舟有漏未必盡呈妄書而君子懷
拘司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
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
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原注潘岳西征賦曰混雜
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
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
者亦至于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
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
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
子方等原注皆
老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原注

師古曰監奴奴之及顯原注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

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

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

則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

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

濱原注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不但招權納賄

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

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閣建祠非此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

二千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

而徒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上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合

出豎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曰今之

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方傳即其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

屬吏也惟盜賊之子乃為罪隸而役于官九職臣妾聚

斂疏財賈人掌民人之質漸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

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

為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為老婦多事然後備僕使

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

食必鑿燕游惟便縫紉補綴皆取辦于工仍坐役僕婦及

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

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

雨降脫履就功刑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

虞蓋其色不足食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

不留農夫野婦拚織以供戰士而劫辱擊虜斬刈無遺者

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

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按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陵為然蓋力作之教微惰游之風熾其積習相沿已幾于不可改也

開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關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噴怒拒客未過江南溪以為恥黃門侍郎衰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全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其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容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會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

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
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
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
佛寺暢不敢去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
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原注白樂天詩不
誠園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
古巷無人掃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誠園又以為
馬璘之第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
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毀臣楊氏馬廩矣
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
窮乃止璘之弟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
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
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鄉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
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
宴於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
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王鏐家
錐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穆收父遺表匿所獻家
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褒度諫而止穆後為德
州刺史廣齋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
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穆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
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
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汝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瓌多圖士俗秦晉儼魯吳越剽詭凡有誤述視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媮惰機警見黜上聖尚屬齊民其于學殖不為增損自義理明而訓詁廢致證精而氣節衰翰操詞皆培擊汗牛充棟書或破碎雖云浩博奚補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剛復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映淵雲南白奚能敵彼微言說既僞僞義復孤規或以士羹木菽託為淳古或以楮葉棘篠日為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蹈偽體即援引奧蹟佐其雄辨穿穴淵微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舛馳放效夸詡且先有識遂乃倚捭利病詆嫫才碩虛僞之氣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鄴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跼踖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荆公詩豈愛京師阮嗣宗詠懷詩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儒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學為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守臺時迎穎州僧正密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

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入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頽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偃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掃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纂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
詩曰其醜分炊飯同鑑各養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
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
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
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
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
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
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
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
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原注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

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
傳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
別財異居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
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
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梁氏曰累世同居自古為美談如楊椿張公藝
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財亦不害為孝義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共居為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為愈耳至于父子別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挾詐相傾則惡之大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
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為國
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
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
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
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
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原注見
抱朴子

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

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
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
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
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
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淫
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
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
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
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
其美意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
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
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
論也雖百世可也汝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
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
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類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
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
風雨甚哉又曰婦人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
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
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
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
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
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
也此即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狡性成所張百出女誠
雖陳滔滔逾甚即婦言不聽何益哉昔姚州部以爲出妻
之事後重于古私暱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
所怙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祖脫輻事託蒸梨或
虐威姑或移寵惑貧富生嫌餘益憾不特出無所歸爲
可矜耳再適爲難曲容是尙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

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性質中人變化斯易嘻嘻嗚嗚賢者當反身矣
唐元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
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勸會其一家之中有
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
籍其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
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
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
有此風一人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
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原注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饌
者荅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
郢之放臣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為制新衣盥
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
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
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
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原注魏晉間人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
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
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
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登原注元帝
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

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

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唐明皇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

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縮與高帝同

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丙殿宴羣臣聯句冊府

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

樂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

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甲

令布于天下咸合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醪

酌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甲祥

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

壺米麵各二十斛合諸司供帳京府且衙前樂許宴其親

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

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政廢

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政廢

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認賜生辰器幣道以幼

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

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塵錄陽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

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春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

政為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

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
內制集且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
安康郡王宗隱生日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賜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
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賜皇叔
弟祚國公德生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賜
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王
寧郡王信生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
口宣賜濟陽郡王曹侑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
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
原注魏志 蘇則傳 司馬順原注字 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督陽
亭侯原注魏志杜恕傳 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
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

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人禁中
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
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
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瓚擊盆中迸散晚帝曰朱三汝本
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
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
博為帝不憚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
代之懿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人說
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

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
救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
禪子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覲於人世時之風尙從
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
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
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
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
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
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
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
是宋將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原注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
祖悉令諸籍臣名籍原注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
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
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
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
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
爲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
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

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

原注之推父也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

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

承聖未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

郊卜地燒塋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

而猶稱梁為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

不以為嫌者矣

楊氏曰漢時豫史亦謂郡治為本朝

舊唐書劉昫誤昫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

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

楊氏曰昫于廢帝時監修國史所謂國史

者唐書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

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蓋卒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

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

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

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

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為宋臣乃其作誄

直云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

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讓齊亡八周周亡八隋

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

日釋十三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
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
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終

